

编者按

他们或许不善言辞，却用臂膀为我们撑起一片天；他们或许严厉苛责，眼中却藏着温柔。本期精选几篇关于父亲的故事，文字里有父亲的背影、粗糙的双手、无声的牵挂，也有岁月沉淀后的理解与释怀。愿这些故事能让您重温旧时光，感受深沉而厚重的父爱。

## 父亲的自行车

■孙翼

父亲是个与时俱进的人，他对新生事物总是主动接纳，敢于“赶时髦”。像自行车、摩托车、电视机这些曾经的“大件”，我们家都是村里最早一批消费者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家中很多老物件都先后被淘汰，唯独那辆“红旗”牌自行车一直保存至今。

自行车购于1982年，是父亲最早的“坐骑”。他当时在山村供销社工作，工作地点距家二十多里路，往返一次步行需要三个多小时。这辆“红旗”车当时售价152元，那时父亲每月工资只有33元，买车花掉五个月工资，他毫不心疼，毕竟有了这个代步利器，就再也不受跋涉之苦啦。

那年头，自行车在农村可是稀罕物，骑车那个“拉风”劲儿一点不弱于如今开跑车。这么“金贵”的物件，自然不会轻易借给他人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远房亲戚家的牛跑丢了，来人到我家借车，母亲见寻牛事大，碍于情面，只得答应了。第二天，车送回来时面目全非，车身上上下下沾满了泥巴，挡泥板也已扭曲变形。对方连连道歉，说晚上天黑看不清楚路，摔了几跤……母亲心疼不已，但嘴上却安慰对方说“小事一桩，牛找回来了就好”。待那人走后，她赶紧拎来几桶水，把车子冲洗干净，嘴里还嘟囔了好半天。

冬天路面结冰，父亲骑车少了，母亲便推车带我和弟弟回娘家。她胆小，一直没学会骑车，在后座绑个藤椅让弟弟坐在上面，让我坐在车梁上。六七里的土路，她推得吃力，我们却只顾神气活现，享受路人羡慕的目光。

到大河边，母亲寄存车子，抱我们坐渡船去舅舅家。这画面深深刻在我脑海里——我们的优越感，全建立在母亲的辛劳之上。

父亲上班，每天来去匆匆，只有过年放假，一家四口才能好好相聚几天。正月初二，要到舅家

姨家拜年。吃过早饭，父亲将拜年的礼物挂在自行车把手上，扶我坐在车梁上，载着怀抱弟弟的母亲出发了。大河已经架了桥，一路畅通无阻，只听车铃叮咚，两侧的杨树伴随着耳畔的风声一齐往后退，飞转的车轮在阳光下折射出两个耀眼的光圈，将父亲衬托成一个英姿飒爽的骑士。天高云淡，岁月正好，幸福裹挟着我们，时间过得格外快。

1988年，我家盖起了五间平房，为此欠下了千元外债，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。紧接着，因为施工队经验欠缺，致使屋基下沉墙体开裂，新房几成危房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不到四十岁的母亲患上了不治之症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，为了偿还债务，经常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走、求医问药，车胎不知磨坏了几个，脚蹬不知更换过几回。

母亲终究还是走了。那是个萧索阴晦的秋日午后，父亲接到突如其来的噩耗，跌跌撞撞跨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赶到家，只见满堂哀戚，一片悲声，最亲密的人已经撒手人寰离他远去了。

过了几年，家中难关已然度过，父亲买了辆“金轮”摩托车，那辆沧桑老旧的自行车光荣“退役”了。再后来，摩托车又换了几茬，直至家里添购了一辆奇瑞轿车。有了轿车，摩托车被便宜处理掉了，但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却受到了特殊礼遇，父亲将它固定在杂物室的墙上“养老”，像博物馆展示藏品一样。我瞬间明白了，父亲把这辆“红旗”自行车当成患难与共的老朋友、家庭的一分子。

父亲的自行车陪伴我们走过了岁月深处的酸甜苦辣，见证了时代、家庭的发展变迁，承载着已故亲人的温馨印记，也寄托着我们浓浓的亲情、不尽的追思……

作者地址：郧阳区茶店镇长岭惠民小区

## 记忆里的馍馍香

■王汉东

多年过去了，父亲烙的火烧馍那股香甜滋味，仍在我记忆深处飘散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艰苦的岁月里，父母每天早早出门上工干活，挣工分换来一家人的口粮。

母亲出嫁前，在外公家受宠，从未下过厨房。后来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个，身体愈发虚弱。父亲心疼母亲，便默默包揽了家里做饭的活计。

父亲做饭手艺那叫一个绝，摆凉盘时，各种食材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；蒸扣肉，肥而不腻；炒菜时，锅铲翻飞，香气四溢；熬汤更是讲究，小火慢炖，汤汁浓郁醇厚。他做的米饭粒粒饱满，手擀面劲道爽滑，蒸包子皮薄馅大，而烙火烧馍，更是父亲的拿手绝活。那时候，左邻右舍有红白喜事，总是会请他帮忙掌勺。

然而，那时候口粮紧缺，父亲得想尽办法保证一家人尽量不断顿、有饭吃。多数时候会把饭做得稀一些，多添点菜叶，省下来的面粉，就像宝贝一样珍藏着。偶尔，才会烙一次火烧馍，给全家人改善伙食。

父亲烙火烧馍，不用小苏打和食碱，只用清水将面和得软硬适中。烧灶可不能马虎，棒子柴火力

太猛，稍不注意就会把馍烙糊。他用山上割回来的毛草柴，细细的，烧起来火力刚好合适。父亲坐在灶前，时不时地添上一把柴，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映照出父亲那满是皱纹的脸。

不一会儿，锅里飘出馍香。父亲熟练地翻动着馍馍，不一会儿，一个火烧馍就出锅了。馍馍壳焦黄酥脆，泛着诱人的光泽，内瓤软绵细腻，散发着香甜的气息。我凑过去，使劲儿吸着鼻子，恨不得把那香味都吸进肚子里。

火烧馍好吃，但我却从没吃饱过。每烙一次火烧馍，父亲都会精打细算，尽量少用点面粉。烙好后，他按家里人岁数大小顺序，用菜刀从大往小切分。一个馍被分成大小不一的十份，分给我的，就小小一块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咬上一口，那香甜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，让我能高兴一整天。

如今，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，但早年烙的火烧馍的味道，却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，那股香气，仿佛从未消散。

作者地址：郧西县供销合作社



## 父亲的味道

■颜克存

儿时，我喜欢看月亮，因为父亲总是身披月色从田间归家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家汉子，一辈子在黄土地上耕耘。记忆中有无数个日子，月亮爬上树梢，父亲才扛着锄头回来。院子里的老黄狗哼一声，立马就将叫声咽下去，因为它从风里嗅到了父亲的气息。那些由泥土、汗水和草木香组成的味道，是父亲的味道。

那时我还小，父亲回到家中，手上有泥，后背有汗，但我非要让他蹲下，爬上他的后背要他背。

后来，我稍大一点，不再缠着父亲背了。月光下，父亲用母亲端来的热水擦洗完身子，把毛巾递给我，嘴角一扬：“把毛巾拿屋里去！”我接过毛巾，鼻前一嗅，一股泥土味和汗水味直冲我的鼻腔。这种味道，曾伴我度过童年。

清晰记得父亲每天走过的路，从朝阳初升一直走到月上枝头。那些弯曲的、笔直的，坑坑洼洼的田间小径，仿佛是生长在父亲身体里的脉络，一条条、一根根直达灵魂。它们连接着父亲和他心爱的庄稼，也连接着一家老小，任谁都分不开。

父亲爱庄稼，谷物也爱父亲。一棵棵庄稼苗在父亲眼里，就像他的孩子。白天，照顾田地里的庄稼，锄草施肥，看着它们成长。夜晚，他把辛苦培育成熟的庄稼籽粒用石磨磨碎，磨成米面，就是一大家子的口粮。

多少个夜晚，我和弟弟妹妹上床睡觉了。父亲推完磨，磨好谷粒，蹑手蹑脚来到我们床前，带进一阵风，风里都是粮食的馨香。

年少时，我也曾跟着父亲，踩着月光，踩他留在地上被越拉越长的影子。父亲在前，我在后，清风拂来，满是父亲的味道，嗅着嗅着，就嗅出了日子里的幸福和团圆。

如今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家也搬离了山村，住进了城里的高楼。夜晚，月，还是那轮月，怎奈它再也照不进我的心里了。因味那白白的月光里，少了父亲的味道。

作者地址：郧阳区第二中学

